

◆流年碎影

陈老师的“年货经”

明前茶

每到年底，大小单位都要给员工发节礼，体现组织与工会的关怀。如今，分发节礼完全可以转包给电商与物流企业，所有的年礼都包装精美、品控统一，也大幅度节省了工会职工的精力。

然而1990年代，我刚参加工作，安排年货远非如此便当，每到腊月，校长都会借调来卡车，安排青年教师与工会的陈老师一同前往山区或平原，替全校200多名员工搜罗大米、水果、鲜鱼、鸡蛋等年礼。

有一次在大别山，清点橘子时，发现哪怕不算报损，按人头分发就差了十筐，工会主席陈老师赶紧动员橘园主人开着拖拉机，带我们上山补采。

恰逢鹅毛大雪，山上气温骤降，几乎在一个小时之内，橘园银装素裹，橘子上都戴起或厚或薄的“雪帽子”，衬以少数未凋零的、浓墨重彩的树叶，煞是好看。然而，摘橘子的人就受罪了，手指很快冻得像透明的胡萝卜，我们腰间围着一个布袋子，一面摘，一面用橘园主人准备的稻草，把橘子上的“雪帽子”擦去，才能放进布袋里。雪还在下，拖拉机上装橘子的箩筐也很快又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。

橘园主人很不过意，带雪采的橘子，是很容易烂的，他又主动将报损橘子的比例，从3%，加到5%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买的橘子有180筐，橘园主人给了189筐，这样，橘子若有烂损，可以调换。

回家路上，大家挤在竹筐的缝隙中，陈老师说他刚跟大队会计要了一点写春联的红纸，贴在今天的竹筐上当记号，“这些橘子咱们就自己领了，我就怕别的同事不知道是带雪采的，领回去往生着炉子、开着空调的屋里一放，橘子迅速霉烂，觉得咱们办事不用心。”

有人狐疑地问道：“有霉烂，反正有额外给的橘子，可按报损率算呀……”

陈老师笑道：“这个村我已经来过三趟了，我接过孩子们滚落的篮球，那个球很旧了，表面凸起的颗粒都差不多磨平了。橘园主人额外给的橘子，可以出通知，呼吁想送亲友的老师来买。我打算，把卖得的钱，寄回大别山中，给孩子们换些新的篮球和足球。”

采办年货是一件沉甸甸的喜事，只要跟车前往的同事肯吃一点小亏，别人基本没有什么不愿意的。

又一年，解放牌卡车往东开，准备去苏中地区给同事采办20斤大米。陈老师带着小电饭煲，每到一地，人家给的样品不看，非要到人家仓库去，随

机开一袋米，现场淘米煮饭，每人分发一把勺子，尝一尝新煮出来的饭。这一尝，大家就觉得与卖米人的宣传有落差，陈老师婉拒人家的口吻也很客气：“我们再看看，等转回头再买米。”

这样，走走停停，公路上出现了三五成群、模样奇异的骑车人，他们奋力蹬着二八大杠自行车，车后绑着好几层铁笼子，笼子里装满土鸡，每个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棉帽子。陈老师眼睛尖，老远就目睹骑车的人热得敞开了棉袄，里头穿的毛衣一看就洗得发白了。

看到一群停车小憩的骑车人，陈老师赶紧呼唤停车，他跳下卡车站去找那些人攀谈，不一会儿，他回来，激动地说：“你晓得他们从哪里来？要骑去哪里？他们从南通海安来，每个人带着60只鸡，去南京卖给鸡贩子，这么冷的天，要骑14个小时才能抵达南京，卖完了，明天还要骑回海安，反正米还没有买，咱把鸡买了吧，一人两只鸡，预算也差不多，我看过了，鸡的脚杆是黑的，鸡爪又瘦又长，这种鸡一看就很香。”

这个小队来自同一个村，侄子、外甥、大伯、堂叔，6个人都有点亲戚关系，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，才骑出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，公路上就来了大买卖，只是，领头的50来岁的汉子有点犹豫：“这鸡笼子，我们下回驮鸡去南京还要用呢……”

这也难不倒陈老师，他把自己的工作证押给了对方，他说：“鸡好的地方，鸡蛋也不会差，你放心，两天之内，我把这些鸡笼子给你送回来，你回去，帮我们每位老师找30枚鸡蛋，买鸡蛋，我们就不去别处了。”

陈老师用计算器反复演算三遍，把买鸡款付清。作别时，领头的汉子硬是把背包里的馒头给了我们一大半，他感慨道：“遇到好人呐，要不是陈老师半路买了咱们的鸡，这一天一夜的车骑下来，谁脚不疼不痒不累？”

回程路上，有人问陈老师：“米不买了，换了两只鸡，要是校长怪罪下来，咱们怎么应对？还有，有的同事不会杀鸡，可怎么办？”

陈老师以馒头搭配白开水，似乎答非所问地感慨了一句：“这么好的鸡，这么远的路，一只鸡运费只挣三块钱，农民，真的舍得下力气啊……要对他们好一点，其他的事，哪有这事重要。”

很多年后，我才知道，我们在省道上遇见的，是海安农民“百万雄鸡下江南”的壮举中极其寻常的一幕。



归来的羊群 黄燕凤 摄

◆边走边看

黄山赏雪

谢光明

下午，细碎的雪，一粒粒从天空掉下来，如初夏的女贞花，掉落在汤口的街道。冬季，黄山部分路段和景点会关闭，好在我此行一路畅通，于云谷寺顺利登上缆车。雨雪天，视线不太好，沿途云里雾里，锦绣黄山犹抱琵琶半遮面。徽州俗语说：“高山雪，平地霜。”进山一会儿工夫，雪就像春天的山花，追着缆车绽放，密密麻麻，热烈又灿烂，与山下的雪有着云泥之别。缆车越过雪线，爬上白鹅岭，仿佛进入童话世界，原本青翠雨滴的松树，变得白白胖胖的，十分可爱。

下缆车，去住处还要步行数十分钟，沿途花岗岩石阶铺满了积雪，踩在脚下空谷回荡。仰头看见老友黄兄站在“四百踏”尽头，顶着凛冽的风雪在等候，心里泛起一股暖流。安顿好之后，在黄兄温暖的小卧室内，两人细斟慢酌，促膝长谈到深夜。雪不停，人不睡，雪在灯光下簌簌地落，一层层覆盖窗框。透过雪窗，对面山上的路灯，蜿蜒着一条纤细微弱的光，朦朦胧胧。我起身想去开窗，拉几次都是徒劳。“冻冰住了。”黄兄说时，筷子夹的一粒花生米掉在桌上，蹦跶着朝桌底下滚去。他急忙双膝一并，花生米落在两腿间的裤子上，被他捡起来吃了。“山上的食物都是肩挑背扛送上来的，一粒不能浪费。”他又笑着解释。燕山雪花大如席，黄山的雪也小不到哪儿去，风雪敲窗的声音，轻缓动听。屋外是一个盛大的节日，无数纷飞的小精灵在高山之巅，在神奇松林彻夜喧闹，如流星成雨，星辰闪烁。

黄兄常年身在山中，眼里已无风景，全都装在心里。终于，他抛下一串无边的呼噜声，去了华胥梦境，不像我如此激动。“夜深知雪重”，下半夜，异常的安静，没有听到熟悉的“折竹声”。我想是因为山上的树木，早已修炼一身过硬的“功夫”，足以抵抗风雪的侵袭。反而是山下的竹木，平时习惯了江南的温柔，遇到风雪更容易折断。神思专注于屋外纷纷扬扬的热

闹，过于兴奋，我一夜没有睡好。早上醒来，天已亮，雪已停。我急忙爬起来，尽管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在打开门的一刹那，依然被一股强大的寒气所折服。风很轻，雪很重，时间仿佛被冻住了。

积雪淹没地面的台阶，宾馆四周的松树换了颜色和姿势。黄山雪不仅仅是雪，更有玲珑剔透的雾凇点缀其中，使每一片松针和树叶都成了冰雕玉琢的艺术品，美到纹理深处。不远处，哗哗落下一枝雪，打破了宁静。一只红嘴相思鸟，愣愣地飞到我身边，站在枝头梳理羽毛上的雪。它从翅膀下看见我，停下来一动不动，四目相对片刻，又嗖地钻进丛林，无影无踪。江南的雪原本就是浅浅的一抹，稍纵即逝，遮不住饱满的青山绿水，而在黄山之巅，放眼望，四周白茫茫的雪，既有北国的厚重豪放，也有南国的轻盈灵逸。平时引以为傲的黄山松，三分青绿七分白，别有一番风韵。云是黄山的灵魂，千峰万壑，一层山一层云，一山浓，一山淡，远近如画，层次分明。

云雾氤氲的天空露出一小块蓝天，如急流中的一片青萍，浮浮沉沉，时隐时现。电视塔直至苍穹，显得更加挺拔。忽然，一束光柱从玉树琼枝间映入眼帘。太阳出来了。旭日点燃了橘红的云，连绵的皑皑雪山铺上一层金色光辉，景象扑朔迷离。空旷的东海朝霞满天，云潮在雪山涌动，无边的宁静，响彻着大地强劲的脉动和喧嚣。自然的天籁之歌，在这云雪世界里呐喊，欢唱，时而浑厚雄壮，时而清脆温柔。复又低头漫步雪中松林，“处处路通琉璃界，时时身在水晶宫”，如此洁净的世界，谁不喜欢。

